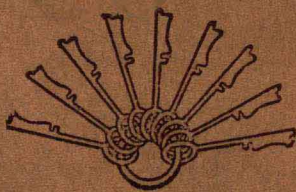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近代文化之變遷

編者 陳子展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

初中學
生文庫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（全一冊）

◎

定價國幣三角



編者 陳子展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逵

印刷者 上海
中華書局印刷所
澳門路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目錄

頁數

一	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	一
二	詩界革命運動	四
三	宋詩運動及其他舊派詩人	一九
四	詞曲價值的新認識	三三
五	小說界革命之前後	四三
六	桐城派古文及其他	六二
七	從時務文學到政論文學	七二
八	翻譯文學	八四
九	十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	一〇六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一 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

中國自經一八四〇年（道光二十年）鴉片之戰大敗於英，割地賠款並開五口通商；又經一八六〇年（咸豐十年）英法聯軍攻破津京，燒掠圓明園；中間又曾任用洋將統率洋槍隊（常勝軍）打破太平軍，自是顛覆腐敗的滿清政府漸漸知道歐美各國的利害。於是於一八六一年（咸豐十一年）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於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）設同文館，於一八七七年（光緒三年）遣派留學生於英法，加以這個時期琉球、安南、緬甸諸藩屬先後喪失，尤其是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）爲着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戰，海陸軍打得大敗，以致割地賠款，忍辱講和。當時全國震動，一般年少氣盛之士，莫不疾首扼腕，爭言洋務。光緒皇帝遂下變法維新之詔，重用一般新進少年，是爲「戊戌維新運動」。這個運動雖遭守舊黨的反對，不久即歸消滅，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，實在是

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，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。總之：從這時候起，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。所以我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就從這個時期開始。

時勢思潮互爲影響。戊戌變政，同時國內的思想界也起了極大的變動。我們要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實在這個時候真是中國文學有顯明變化的時候。第一，這個時候纔知道要廢八股，文人纔漸漸從八股裏解放出來。固然我們也知道八股文試帖詩是爲科舉考試而作，不是文學；但是這種考試文體不廢，於文學發展上有極大的障害。當時楊深秀奏請釐正文體，說：

竊自取士之法未善，用非所學，學非所用，制義括帖，消磨人才。因有欲變科舉，廢四書文者。臣竊惟制義之科，行之已數百年，沿襲至今，適承其敝。……查經義之體，肇自宋代。……明世沿習日久，防弊日周，於是創爲代聖立言之說，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，述當世之事，奪微言大義之統，爲衣冠優孟之容，誣己說爲古言，侮聖人而不顧。於是束書不觀，爭爲謬陋文體。……有明中葉以後，始盛行四股、六股、八股、破承起講之格。……格式既定，務使千篇一律，稍有出入，即謂之不如格。是以習舉業者陳陳

相因，塗塗遞附，黃茅白葦，一望皆同。限以三百七百之字數，拘以上犯下犯之手法，雖胸有萬卷，學貫三才，亦必俯就格式，不許以一字入文。其未嘗學問者，亦能揣摩聲調，敷衍講章，弋獲巍科，坐致高位，是使天下之人相率於不學也。

他這篇奏摺很長，這裡不過節錄一小部分。他說八股文之害，使人「束書不觀，」「使天下之人相率於不學，」真是針針見血，何等痛快！當日一般士子除四書講章以外無學問，八股試帖以外無文章，名爲文人，其實有幾個懂得文學！

第二，這個時候纔開始接受外來的影響。中國的文學固然自有紀綠以來就代有變遷，但與國外學術不大發生關係。只有魏晉以後，受到一點印度佛學的影響。到了這個時期，譚嗣同、梁啟超一般人所倡的「新文體」與「詩界革命」又很顯然的受到外來影響，並爲後來文學革命建立了一個根基。——這也是我講中國近代文學要從這個時候講起的一個理由。

我在此地須得加以說明的，便是：我在這裏所講的近代，斷自戊戌維新運動，這個時代區分，雖然除了像普通一般歷史家所說的爲着敘述便利起見以外，還有種種理由，但

是我們須知道要分割時代，使它截然兩斷，正好像抽刀斷水一般的難。我雖然如此區分了講題上的所謂近代，但這個近代對於過去，對於將來，無論如何，總有承上起下，承先啓後的關係，希望諸君要注意的。

一一 詩界革命運動

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人物，他們是新的政治家，同時也都是青年的詩人，如康有爲、譚嗣同、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、楊深秀、梁啓超都能作詩。其中只有康有爲、梁啓超亡命海外，其餘都爲他們的主張犧牲了性命。那時譚嗣同和夏曾佑、梁啓超諸人讀了一點「格致」的書，讀了由西文譯過來的新舊約聖經，又懂得一點西洋歷史，所以他們作的詩，常常用這類的東西做詩料，倡爲「詩界革命」。他們不徒想把政治革新，還要鬧着詩界革命，怎能不叫當日那些守舊黨嫉忌他們的野心，驚駭他們的大膽？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，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風雲月露的空靈，又不如詩騷爾雅裏草木蟲魚的典雅，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義烈的有關名教；它的好處，就是新奇，不腐臭，不庸濫。但用得不好，也有壞處。梁

啓超飲冰室詩話二

復生（譚嗣同）自憲其新學之詩……當時所謂新詩者，頗喜擷摭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丁酉間，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。提倡之者爲夏穗卿（曾佑）而復生亦基嗜之。其聽金陵說法云：『綱倫慘以略私德，（Caste）法會盛於巴力門（Parliament）。』又贈余詩四章，中有『三言不識乃雞鳴，莫共龍蛙爭寸土。』苟非當時同學者，斷無從索解。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。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體。穗卿贈余詩云：『滔滔孟夏逝如斯，臺文王鑒在茲。帝殺黑龍才士隱，書飛赤鳥太平遲。』又云：『有人雄起琉璃海，獸魄蛙魂龍所徒。』此皆無從臆解之語。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，視數教主非與我同類者，崇拜迷信之極，乃至相約作詩，非經典語不用。所謂經典者，普稱佛孔耶三教之經。故新約字面，絡繹筆端焉……

穗卿有絕句十餘首，專以隱語頌教主者……憶其一二云：『冰期世界太清涼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巴別塔前分種教，人天從此感參商。』……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，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，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。

此類之詩，當時沾沾自喜；然必非詩之佳者，無俟言也。吾彼時不能爲詩，時從諸君子後，步學一二，然

今既久厭之，穗卿近作殊罕見……瀏陽（指譚）如在，亮亦同情。

他們這種新典故的詩，取材既然狹隘，人家又不容易懂得，他們的「詩界革命」自然要受一番挫折。可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，盡其最善之力，只能做到如此。同時我們還得佩服他們革新的精神，向詩國冒險的精神！並且譚嗣同自己所謂三十以前「舊學」，（譚被殺時年三十二）其中亦不少佳品。現在我只錄出他在獄中的絕筆詩：

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

譚夏的「詩界革命」在以新典故代替舊典故，好像徒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的革命一樣，自然不澈底，自然要失敗；但是當時的詩界革命運動，卻已另尋一條出路，飲冰室詩話說：

過渡時代必有革命。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，雖然，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，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。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。

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

公度之詩獨闢境界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，羣推爲大家，不容誣也。

這裏所說的黃公度就是人境廬主人黃遵憲。他做過二十多年的外交官，曾到過日本、英、美、南洋。不錯，他的詩真如梁氏所說，獨闢境界，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，自是當時一個大詩人。他的雜感五篇之一云：

大塊鑿混沌，渾渾旋大圓，隸首不能算，知有幾萬年？
羲軒造書契，今始歲五千，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。
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，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
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，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
黃士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！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
明窗敞琉璃，高爐爇香煙，左陳端溪硯，右列薛濤箋。
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編，五千年後人，驚爲古爛斑。

他攻擊俗儒尊古賤今的歷史觀念的荒謬；他宣布他們沿習剽盜的文學作品的罪狀；他敢用六經所無之字入詩；他只想做到「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。」他雖未能做到完全採取口頭流俗語，但流暢自然，明白如話，確是他的詩歌特色之一。他的罷美國留學

生感賦一篇云：

……自從木蘭狩，國弱勢不支。環球六七雄，鷹立側眼窺。應制臺閣體，和聲帖括詩。二三老成謀，知難濟傾危。欲爲樹人計，所當師四夷。奏遣留學生，有詔命所司。第一選雋秀，其次擇門楣。高門撥科第，若摘頷下髭。黃背好八股，肯令手停披。茫茫西半球，遠隔天之涯。千金不垂堂，誰敢狎蛟螭。惟有小家子，重利輕別離。乾千山頭雀，短喙日啼飢。但圖飛去樂，不復問所之。藍縷田舍奴，蓬頭乳臭兒。優給堂餐錢，榮頒行裝衣。舟人東西人，相顧驚復疑。此乃窶人子，胡爲來施施。使者挈乘槎，四牡光駢駢。鄭重詔監督，一一聽指揮。廣廈百數間，高懸黃龍旗。入室闕無人，但見空桌比。便便腹高臥，委蛇復委蛇。『借問諸學生，了不知東西。各隨女師去，雛雞母相依。』鳥語日啾啾，庶幾無參差。『就中高材生，亦有出類奇。其餘中不中，大半悲染絲。』千花紅氍毹，四窗碧琉璃。金絡水晶柱，銀盤夜光杯。鄉愚少所見，乍見意輒移。家書說貧窮，問子今何居。我今雙膳雞，誰記炊屎屨。汝言盡無糧，何不食肉糜。客問故鄉事，欲答顏忸怩。嬉戲「替戾岡」，（羯族語，出也。）游讌「賀跋支」，（契丹語，府署邸館。）互譚伊優亞，獨歌妃呼豳。吳言與越語，病忘反不知。亦有習祆教，相率拜天祠。口嚼天父餅，手繙景教碑。樓臺法界住，香華美人貽。此間國極樂，樂故不蜀思。新來吳監督，其僚喜官威。謂此泛駕馬，銜勒乃能騎。徵集諸生

來，不拜卽鞭笞，弱者呼暑痛，強者反唇稽。『汝輩狼野心，不如鼠有皮。』誰甘畜生罵，公然老拳揮。監督憤上書，溢以加罪辭。諸生盡佻達，所業徒荒嬉。學成供蠻奴，否則仍漢癡。國家糜金錢，養此將何爲？朝廷命使者，去留審所宜。使者護諸生，本意相維持。監督意亦悔，駟馬舌難追。使者甫下車，含怒故詆謾，我不知許事。我且食蛤蜊，監督拂衣起，喘如竹筒吹。一語不能合，遂令天地睽。卽當一百人，一一悉遣歸；竟如瓜蔓抄，牽累何纍纍！當其未遣時，西人書交馳。總統格蘭脫，校長某何誰，願言華學生，留爲國光輝。此來學日淺，難言成與虧。頗有聰穎士，利錐非鈍槌，忽然筵席撤，何異輦帶褫？本圖愛相助，今胡棄如遺？相公答書言，不過別瑕疵。一旦盡遣撤，譁然稱我欺。怒下逐客令，旋禁華工來。溯自西學行，極盛推康熙，算兼幾何學，方集海外醫；天士充日官，南齋長追隨；廣譯奇器圖，諸器何夥！願惜哉國學舍，未及設狄鞮。矧今學興廢，尤關國盛衰。十年教訓力，百年富強基。奈何聽兒戲，所遣皆卑微！部婁難爲高，混沌強書眉。坐令遠大圖，壞以意氣私。牽牛罰太重，亡羊補恐遲。蹉跎一失足，再遣終無期。目送海舟返，萬感心傷悲！

按裁撤美國留學生是一八八一年（光緒七年）的事。最初派遣留學生的人爲曾國藩。篇中所稱監督爲吳嘉善，其僚友爲金某，使者爲副使容閔。他這首長詩差不多一千

字。還有一首二千多字的番客篇。現在我只能錄出篇末一部分在這裏。

……入夜有火戲，語客留徜徉，行坐紛聚散，笑譚呼汝印。中一蒜髮叟，就我深淺商：『……凡我化外人，從來奉正朔。披衣襟在胸，剃髮辮垂索。是皆滿洲裝，何曾變服着？初生設湯餅，及死備棺槨。祀神燭四照，宴賓酒三酌。凡百喪祭禮，高曾傳矩矱。風水講龍砂，卦卜用龜灼。相法學麻衣，推命本硃碌。禮俗概從同，口述僅大略。千金中人產，咸欲得封爵。今年燕晉饑，捐輸頗踴躍。溯從華海來，大抵出閩。駱當我鼻祖來，無異五丁鑿，傳世六七葉，略如華覆夢。富貴歸故鄉，比騎揚州鶴。豈不念家山？無奈鄉人薄。一聞番客歸，探囊直啓鑰。西鄰方責言，東市又相斲。親戚恣欺陵，鬼神助咀嚼。曾有和蘭客，攜歸白囊橐，耽耽虎視者，伸手不能撓，誣以通番罪，公然論首惡。國初海禁嚴，立意比驅鱷，借端累無辜，此事實大錯，事隔百餘年，聞之尙駭愕，誰肯跨海歸，走就烹人鑊？』言此袂掩面，淚點已雨落，滿堂雜悲歡，環聽咸唯諾，到此氣慘傷，笳鼓歇不作；橐橐拍板聲，猶如痛呼尋。道咸通商來，雖有分明約，流轉四方人，何曾一字着？堂堂天朝語，祇以供戲謔。譬比猶太人，無國足安託？鼯鼠苦無能，駱駝苦無角，同族敢異心，頗奈國勢弱。雖則有室家，一家付飄泊。倉頡鳥獸迹，竟似畏海若；一丁亦不識，況復操筆削，若論佉盧字，此方實莊嶽；能通左行文，千人僅一鶚。此外回回經，等諸古渾噩。不如無目人，引手善捫摸。西人

習南音，有譜皆合樂，孩童亦能識，識則誇學博。識字亦安用？蕃漢兩棄卻。愚公傳子孫，癡絕誰能藥？近來出洋衆，更如水赴壑。南洋數十島，到處便插腳。他人殖民地，日見版圖廓。華民三百萬，反爲叢鷗雀；螟蛉不撫子，犬羊且無羈。比聞歐澳美，日將黃種虐，向來寄生民，注籍今各各。周官說保富，蕃地應設學。誰能招島民，回來就城郭？羣攜妻子歸，共唱太平樂。

他這種長篇敘事詩，真是不朽之作。中國最缺乏長篇敘事詩。古樂府孔雀東南飛五言一篇，韋莊秦婦吟七言一首，已經算得中國詩歌裏面兩大奇蹟。他如杜甫的北征，韓愈的南山（宋人至以北征南山可與日月爭光。）白居易的琵琶行，長恨歌，也都算是有名的長篇大作。到了近代，有新思想，新詩料，供天才的詩人運用，遇着作長篇的機會，自能作出內容很充實的長篇來。黃遵憲便是這時代一個成功的長篇作者。他的長篇並非如旁的作家，一無剪裁結構，故意貪長堆砌，乃是出於不得不然。所以能使他的讀者置身於他的詩中所具的境界樂而忘返。從前有人稱杜詩爲詩史，作史已難，詩史談何容易？可是以文爲詩，以詩代史，正是黃遵憲的一大特色。如上面所舉的兩篇，一記罷留美學生的風潮，一記南洋華僑的生活，都很充分地表現他的天才、學問、識力，真可當得「詩史」二字而

無愧色！他如琉球歌、悲平壤、臺灣行、降將軍歌、馮將軍歌、聶將軍歌、已亥雜詩、天津紀亂、錫蘭島臥佛、今別離、赤穗四十七義士歌諸作，都是近代詩壇上希有的珍品。現在再舉他的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爲例，評述他的另一方面。

鬱鬱山上松，呀呀林中鳥；松有蔭孫枝，鳥非反哺雛。我生墮地時，太婆七十五。明年阿弟生，弟兄日爭乳。太婆向母懷，伸手抱兒去。從此不離開，一日百摩撫。親手裁綾羅，爲兒製衣裳。糖霜和麪屑，爲兒作餛飩。髮亂爲梳頭，腳膩爲暖湯。東市買脂粉，饋面日生香。頭上盤雲髻，耳後明月璫。紅裙絳羅襦，事事女兒妝。牙牙初學語，教誦月光光。一讀一背誦，清如新炙簧。三歲甫學步，送兒上學堂。知兒故畏怯，戒師莫嚴莊。將出牽衣送，未歸倚閭望。問訊日百回，赤足足奔忙。春秋多佳日，親戚盡團聚。雙手擎掌珠，百口百稱譽。『我家七十人，諸子愛諸祖，諸婦愛渠娘，諸孫愛渠父；因裙便惜帶，將縑難比素；老人性偏愛，不顧人笑侮。』鄰里向我笑，老人愛不差，果然好相貌，豔豔如蓮花。諸母背我罵，健犢行破車，上樹不停腳，偷芋信手爬。昨日探鵲巢，一跌敗兩牙，嚙血噴滿壁，盤礴畫龍蛇。兄妹呢我言，向婆乞金錢，直傾紫荷囊，滾地金鈴圓。爺娘附我耳，勸婆要加餐；金盤脍鯉魚，果爲兒下咽。伯叔牽我手，心知不相干，故故摩兒頂，要圖老人歡。兒年九歲時，阿爺報登科，劍兒大父旁，一語三摩娑。『此兒生屬猴，聰明

較猴多；雖雞比老雞，異時知如何？我病又老耄，情知不堅牢；風吹兒不長，那見兒扶搖。待兒勝冠時，看兒能奪標。他年上我墓，相攜着宮袍。前行張羅繖，後行鳴鼓簫。豬雞與花果，一分肩挑。爆竹響墓背，墓前紙錢飄。手捧紫泥封，云是夫人誥。子孫共羅拜，焚香向神告。兒今幸盛貴，頗如母所料。世言鬼無知，我定開口笑。』大父回顧兒，此言兒熟記，一年記一年，兒齒加長矣。兒是孩提心，那知太婆事……

比作者老一輩的人，如曾國藩的詩未嘗無詼諧之趣，但總放不下大夫君子可厭的面孔；金和的詩未嘗無詼諧之趣，卻又近於紹興師爺可怕的刻毒。此詩不過寫大家庭瑣屑耳，記老孀子絮語耳，一經作者以接近流俗的口語寫之，加以個人獨具的詩人的詼諧，便覺如此親切動人，雋永有味。這真是譚夏「詩界革命」以來一個大成功！而且我們賴有這首詩，得以認識作者黃金時代的孩提生活，家庭環境。

想在古舊的詩體範圍中，創造出詩的新生命，譚夏不過揭竿而起的陳勝、吳廣、黃遵憲即不能成爲創業垂統的劉邦，以他的霸才，總可以比譬於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項羽。我看他所以成功的緣故，除了個人天賦之不同，還可以說出數點來。一、取材豐富。他所讀的古書較多，所浸染的新思想較深，所得的新材料較豐富，較僅讀佛孔耶經典的人學

識高的多多了。即以他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一詩而論：

南斗在北海西流，春非我春秋非秋。人言今日是新歲，百花爛漫堆案頭。主人三載蠻夷長，足遍五洲多異想。且將本領管羣花，一瓶海水同供養。蓮花衣白菊衣黃，天桃侍側添紅粧。雙花並頭一在手，葉葉相對花相當。濃如栴檀和衆香，燦如雲錦紛五色。華如寶衣陳七市，美如瓊漿合天食。如競笳鼓調箏笛，蕃漢龜茲樂一律；如天雨花花滿身，合仙佛魔同一室；如招海客通商船，紅黃白種同一國。一花驚喜初相見，四千餘歲甫識面。一花自願還自猜，萬里絕域我能來。一花退立如局縮，人太孤高我慚俗。一花傲睨如居居，了無嫵媚非粗疏。有時背面互猜忌，非我族類心必異。有時並肩相愛憐，得成眷屬都有緣。有時低眉若飲泣，偏是同根煎太急。有時仰首翻躊躇，欲去非種誰能鋤？有時俯水瞋不語，誰滋他族來逼處。有時微笑臨春風，來者不拒何不容？衆花照影影一樣，曾無人相無我相。傳語天下萬萬花，但是同種均一家。古言猗儺花無知，聽人位置無差池。我今安排花願否，拈花笑索花點首。花不能言我饒舌，花神汝莫生分別。唐人本自善唐花，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。鸞輪來往如電過，不日便可歸支那。此瓶不乾花不萎，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。地球南北倘倒轉，赤道逼人寒暑變。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，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。卽今種花術益工，移技接葉爭天工。安知蓮不變桃桃不